

搪瓷缸记载的峥嵘岁月

刘晓雪



100多斤重，用来装一些急救用品和常用器械。有时连最基本的生理盐水、凡士林、纱布、敷料都供应不上，他们只能用食盐烧制，用食油代替凡士林，敷料、纱布、绷带都要回收再利用。每天早晨起床的首要任务就是到附近河边清洗这些医用品。有一次，爷爷和几位战友正在河边晾晒绷带，

恰逢敌机来袭，听到防空哨的枪声，他们赶紧收起纱布，还没等收完，敌机就发现了目标，立刻俯冲下来，机枪子弹接连射出，河对岸窜起一股浓烟，一座破庙被炸飞，幸好他们逃离迅速，无人受伤。

最惊险的一次，爷爷所在医疗队在前线为一名伤员取子弹。医生刚把子弹取出来，还没缝合，突然一架美军飞机飞了过来。为了不让伤口裸露，医生就接着缝，缝完最后一针，口罩都没来得及摘，就被几个朝鲜老百姓强行拖走。他们刚离开，整个屋子就被炸塌了……

小时候，我总不能理解为什么爷爷讲到这些，眼里会泛着泪光；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当我不小心打翻搪瓷缸，爷爷会大发雷霆；更不能理解爷爷说的那句“只有不要命的人才能得到这个缸子……”长大后，我才深深地领悟爷爷这些话中的深意。

这只承载着爷爷青春与荣耀的搪瓷缸，虽然历经多次修补，字迹已模糊、颜色已斑驳，但它却见证了一位老兵离开战场、归于平凡的岁月，见证着新中国从苦难走向光明的历史。它是爷爷一辈子的骄傲，书写着我们无法抵达的过往，浓缩着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如今，爷爷已是耄耋之年，但我每次回去看他，他总不忘拉着我的手嘱咐我几句：“共产党员要带头听党话，跟党走，守初心。”“你从事统战工作，是党的政治工作者，要时刻牢记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好好教学，多给学生讲讲党的故事……”

“怀中的一寸心，千载不易。”也许唯有信仰，才能不惧时光，薪火相传、血脉永续。一件珍藏、一句嘱托、一份深情是爷爷的初心和坚守，也是整个家族的“红色传承”。它们将幻化成一种无形的力量，照耀着我们未来的征途……

罗家村的“致富密码”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陈维 金晓雪

一片叶子如何激活一方产业？如何走出乡村振兴的道路？6月下旬，记者来到位于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罗家村老乌山茶园，探索罗家村的“致富密码”。

走进茶园，只见茶农们正忙着采摘茶叶；茶厂内，机声隆隆，制茶师傅日夜赶制新茶，清香四溢。这段时间是罗家村村民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

“以前我们的茶最高只能卖到70多元一斤，现在最高能到300至400元一斤，这都多亏了政协呀。”正在采茶的茶农李勇向记者说道。

原来，罗家村所在的老乌山是镇沅县按板镇重要的茶产地，是普洱市26座古茶山之一，也是藤条茶主要分布区。一直以来，这里的农民都有种茶制茶的习惯，但因为缺乏科学的管理，茶叶的产量质量一直不好，价格也上不去。

自挂钩帮扶罗家村以来，普洱市、镇沅县两级政协铆足了劲，帮助罗家村大力发展茶产业，擦亮普洱茶金字招牌。一方面，发挥政协优势，通过不同渠道邀请到省、市茶叶专家、学者，知名茶企业人员及本地茶产业带头人到罗家村，对村民们开展知识理论培训和技术指导，并

先后两次组织80多名村组干部、茶农到景东部分茶山、企业参观学习，全面提升茶农制、种茶技术。另一方面，成立茶叶合作社，举办茶叶采摘节，以开班讲学、现场指导、实操示范等形式，进行宣传营销，推动老乌山茶形成产业化发展模式；帮助罗家村进行科学规划，把茶产业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核心，建设50亩村集体示范茶园。

“如今，罗家村已培养出一家规模以上茶企，两家标准化茶叶加工初制所，涌现大批个体经营小微茶企，打造形成了‘普洱千家寨’等著名普洱茶品牌，2020年底实现产值2200余万元，产业效益连翻数番，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普洱市政协秘书长王国斌介绍说。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巩固以茶叶种植为龙头，以烤烟、核桃、生猪、肉牛等传统种植养殖业为补充，坚果、林下特色种植养殖，农村商贸等有序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体系，并将结合罗家村的旅游资源，发展游茶园、赏茶景、采茶叶等生态观光游，以旅兴茶、以茶促旅，从而推动各产业融合发展。”普洱市政协驻村干部队长、第一书记杨忠强信心满满地憧憬道。

85岁老党员守护“红屋”不言悔

李保

步入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长春经济开发区丰堆仓革命旧址活动展厅，一股浓郁的红色气息扑面而来。

丰堆仓革命旧址建于1922年，原是廖氏宗祠。1925年，廖家后人高文华（本名廖剑凡）以这里为据点，领导成立了益阳县农民协会，并创建了中共益阳南湖托党支部。这里还是大革命时期益阳农民运动的策源地、指挥部，并诞生了益阳县的第一面党旗。

丰堆仓革命旧址自2018年6月对外开放以来，已接待了近10万参观者。而这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革命旧址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还得益于85岁高龄的老党员舒国屏32年不改初心的誓死守护。

倾尽所有买下老房子

1989年，丰堆仓革命旧址还是一座四合院的砖木结构的老房子。这一年7月，长春镇政府将这座老房子划给丰堆仓小学。当时的村“两委”决定择址新建一所小学，但因为建校木料短缺，加上建校经费严重不足，村干部便准备拆掉四合院，将其中的木头用于建学校。对建学校，村民们十分积极，爬上屋顶“三下五除二”便下了不少瓦。

舒国屏的父亲原本是廖家佃户，从1922年起就住在这里。舒国屏出生

后，更是从小耳濡目染发生在这里的革命故事。得知村民要拆房子，舒国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爬上屋顶大喊：“这是老祖宗留下的革命文物，谁要想毁了它，我就跟谁拼命！”

文物当然要保护好，但学校也不能不建，怎么办？“木料没有可以买，文物毁了不能再建啊。”舒国屏一席话，让大家听了连连点头，村干部也妥协了：“你拿2.1万元钱来买木料，这房子就归你了。”

上世纪80年代末，对于一个有5个儿女的家庭来说，2.1万元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舒国屏把家里的柜子翻了个底朝天也只凑出一万多元。随后，他又东奔西跑，四处找亲戚借钱。几天后，舒国屏将东拼西凑的2.1万元钱放在了村干部面前。这所历经百年风雨的革命老屋终于得以保存。

省吃俭用护旧址

自1989年买下老屋后，舒国屏就举家搬了进去，以此保护革命旧址。可谁曾想，这一守，就是32年。

当年，舒国屏在乡农机所工作，因买老房子挪用了儿女的学费和搭餐费，他就在工作之余到处找活干，甚至连节假日都不休息。

炎炎夏日，乡下人最不愿意干的活就是给庄稼洒农药。可舒国屏见有人愿

出一天30元的工钱，就毫不犹豫地接下了。邻居们问他：“你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干啥这么拼命？”舒国屏却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干活。因为在他心中，自己守护的不仅是一座老屋，更是一段历史。

舒国屏还立下家规：除了学费和日常开支，平时不乱花一分钱。然而，不管经济有多紧张，他每年都会挤出上千元补修房子。

1990年，有人见舒国屏家中经济紧张，出1万元想买下这个房子房梁上的两块雕花木板，舒国屏拒绝了；几年后，一个新加坡商人开出31万元天价，要将房子整个买下来，拆到新加坡重建，舒国屏更没同意。之后，别人建议他将老屋改成农家乐，舒国屏还是不同意。舒国屏说：“我虽然不宽裕，生活开支大，经济紧张，但中国的文物决不能向国外出售。宁愿自己生活差一点，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保护好这个文物。”

主动请缨担任讲解员

10多年来，舒国屏一家过着简朴的生活，以苦为乐，精心守护好老屋。直到2007年，老屋摇摇欲坠，无法居住了，舒国屏全家才迁居他处。

2017年，这座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房子因年久失修，部分结构老化腐朽。资阳区文体广新局根据相关规定，向省文物局申请旧址修缮，得到立项批复。2018年2月，资阳区正式启动旧址修缮和周边配套建设。2018年6月28日，旧址完成了房子修缮、配套设施建设以及相关历史资料的收集与陈列，正式对外开放。

丰堆仓革命旧址对外开放后，湖南很多单位都组团来这里参观，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上千人。由于自己对这段历史特别熟悉，舒国屏主动请缨，担任这里的特殊讲解员。

舒国屏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这辈子做得最成功的事，就是保护了这里。他说，只要政策允许，他还会发动子孙世代代保护下去。

退役 不褪色

Tui yi bu tui se

烈士为国尽忠 我替烈士尽孝

——记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天津银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贵武

本报记者 奚冬琪

他，也许是世界上母亲最多的人。除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还认养了18位烈士的母亲，23年如一日帮助照料她们的生活。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义举，践行了自己“烈士为国尽忠，我替烈士尽孝”的诺言。他就是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天津银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贵武。

“他们牺牲了，我愿替他们尽孝”

1978年，王贵武入伍到驻兰州空军部队，1980年底复员回乡，开始下海经商。1998年的一个夜晚，正在陪母亲看电视的王贵武，看到空军某连队有10名官兵在抗洪中被洪水卷走、壮烈牺牲的场面，非常难过。“他们是我的战友，他们牺牲了，我来替他们尽孝！”他把决定告诉了母亲，得到了母亲和家人的全力支持。

在那支英雄部队，王贵武了解到这样一段故事：首长问烈士父母还有什么要求，一位父亲站了起来，只要了一个编织袋，把儿子的骨灰盒装进去，背在身上转身就走了。没有任何其他要求，没有任何怨言……可就在几个月前，这位烈士的母亲把唯一的儿子高高兴兴送到部队来当兵，没想到今天却以这样一种形式让父亲背回家，这让父母怎么受得了！

回想起这段往事，王贵武至今内心仍久久不能平静。就在那年，他在半个月里跑了4个省份，把10位烈士的父母一一认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每位烈士的父母买了一份终身养老保险。此后每年过年，王贵武都到每位母亲家探亲，一走就是半个月，回到自己家时已到了元宵节。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们的生活起居，不管多忙、多累，王贵武只要一有时间，就奔波于母亲们生活的省市，家里脏活累活抢着干，帮家人找工作、解难题，23年间从未间断。

2008年，王贵武又认了在汶川地震中牺牲的6位烈士的父母，成了他们的“亲儿子”，陪伴母亲们度过最艰难的岁月，重新点燃了她们对生活的希望。

孝不能等，要让烈士父母生活得舒心

有血缘的尽孝是天经地义，没有血缘的更要百敬努力。2008年春天，王贵武忽然接到湖南朱妈妈家人打来的电话，说妈妈在两个月前去世了。王贵武听到后脑袋“嗡”的一下，不知道自己

哪里做得不对，为什么现在才知道？电话那头马上解释说，是朱妈妈临走前一再嘱咐不要给天津的儿子打电话，因为这十年来没少给他添麻烦。摆下电话，王贵武连夜赶往湖南。跪在坟前，他抑制不住泪流满面，后悔没能替烈士送母亲最后一程。

孝不能等。也就是从那时起，王贵武有了把母亲们接到天津来的想法。2018年，是王贵武认母20周年，他把公司驻杨柳青办事处改造成了“英雄母亲之家”，将母亲们接来养老。他改装供暖，安装电梯，还专门找了南北方各一个厨师，想方设法让父母们吃得好好、住得好，生活得更加舒心。

王贵武总是说，烈士父母是十分特殊的英雄群体，他们的儿女为党和人民献出了宝贵生命，值得全社会提供关怀关爱。很多母亲和他们的亲人们总是谢谢他，但是在在他看来，需要感谢的不是他，而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部队的培育。

的确，尽孝光凭孝心是不够的，还要有能力。创业39年，王贵武将“道德”二字融入企业经营发展中，带领天津银座集团一路行稳致远。因为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十几个家庭、上千口人需要他的关照，所以企业必须要健康长远发展。

积极建言，只为英雄母亲生活无忧

王贵武知道，很多烈士的父母生活有困难自己扛，不给国家添麻烦，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因为不能给牺牲的儿子抹黑。因此，近些年，王贵武一直在呼吁两件事，一是给所有烈士的父母免费医疗的待遇，二是让所有烈士子女免费受教育。

多年前，王贵武就提出建议大幅度提高烈士抚恤金，他常说，为烈士做事再大不过为。因为只有军人舍生忘死最大的底气。而只有不怕死，才是一支军队最大的战斗力。

眼下，王贵武最关心的就是父母们的身体健康。因此，每年一次全身体检是必不可少的项目。王贵武说，他还有个愿望，就是依托“英雄母亲之家”做大“妈妈楼”项目，为天津市所有需要帮助的军人烈士母亲无偿提供住房养老，过上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

一句承诺，一生坚守。王贵武用忠孝两全的爱国拥军事业，演绎了一段超越血缘的人间大爱。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身边的老党员”征文选登



馨香铺就致富路

北京市延庆区大庄科乡位于延庆区东南部深山区。几年来，这里从一个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2万元的传统农业乡村，变成了漫山种满花草草、人均年收入超过4万元的美丽乡村。这一切，都得益于北京农学院副教授谷继成和他的团队。

2017年，北京市全面开展低收入帮扶工作，推动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帮扶，谷继成作为科技帮扶主力，随学校派驻大庄科乡黄土梁村的“第一书记”来到大庄科乡，发现大庄科的气候、土壤条件非常适合香草种植。于是，谷继成带领团队，试种了金盏菊、玫瑰天竺葵、柠檬香茅、薄荷等7个香草品种。

如今，香草产业已覆盖大庄科乡14个村庄，辐射周边其他9个乡镇，种植面积近1000亩，实现了农民土地租金收入、务工收入、利润分红收入等多种途径增收的良性模式。而对于谷继成来说，香草也不再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的20多年研究成果，而是成了打开农民增收大门的钥匙。

本报记者 贾宁 摄影报道

温馨家话

山中野食忆故乡

毛立清

我的故乡是山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故乡的山不高不秀，但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在我的记忆中，故乡的山每天都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每年桃花报春时，山最先馈赠给乡亲们的是野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每年春天都是山里青黄不接的时节。在我的记忆中，每年野菜刚出芽时，精明能干的三奶奶便会隔三五天地叫上媳妇和年龄稍大一些的孙女们上山挖野菜。野菜是山上野生的，挖后没几天，便会“春风吹又生”，整个春天，野菜可以说是山里乡亲们的家常菜。尤其是三奶奶做的小米土豆稠粥蘸调苦菜，是父辈们久吃不厌的最爱。调苦菜主要的调味品是油泼辣椒，呛辣椒最香的是本家大嫂。

一是因为大嫂娘家是开油坊的，舍得用油下“本钱”，二是大嫂对油热到几分放花椒，捞出花椒后再晾几分放辣椒，到最后喷醋等环节都掌握得恰到好处。坡上坡下一闻到底股特有的香味，就知道是大嫂在呛辣椒。二大妈的腌苦菜也是一绝，汤醇味美，色泽诱人。近年，我也吃过许多次的腌苦菜，都比不上当年二大妈腌出的那个味道。

夏天，每当大雨过后，山上草丛中便会奇迹般地生出许多地

皮菜。大姑娘、小媳妇们有时不等雨停，就迫不及待地带上大盆小盆上山开始捡地皮菜，常常因雨势又大起来被淋成“落汤鸡”。捡回的地皮菜洗干净晾干储存。地皮菜炒鸡蛋、地皮菜炒葫芦丝、地皮菜烩粉片，都是山里人家的招牌菜。我妈妈最拿手的是鸡蛋粉片烩地皮菜。至今这道菜妈妈常做，我常吃，每次都是大快朵颐。

每到初秋，等不及山脚下的土豆成熟，本家的一帮小兄弟就和稍大我们几岁的“孩子王”七叔，开始“密谋”上山烧土豆。在“偷窃”了二大伯家种的土豆，“偷拔”了三大伯家种的葱之后，山上“聚餐式”的烧土豆便正式拉开序幕。山上最不缺的就是烧土豆用的柴火，大伙将土豆放在柴火的中下部，点火开烧，场景颇为壮观，大火浓烟过后，土豆还需在似灭非灭的木炭和灰烬中焖半个小时左右，期间还要用木棍翻调几下，才能熟透。随着七叔将土豆从火堆里依次拔出，“聚餐”正式开始。吃土豆前，每人都会事先在附近找一块山石，将烧熟的土豆在上面磨出金黄色的脆皮，大葱配上这样的美味，那真是绝配。

冬天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上山摘酸柳柳。酸柳柳又名沙棘，上冻后更为酸甜。每年都是由年

龄长我们几岁的大山哥带着去。由于枝条上的刺比较多，容易伤手，盛装的工具一般用筐或篮子，采摘回来后，用剪刀将刺和多余的枝叶剪掉，存放在屋顶上，有时能享用一月以上。在我的记忆中，这便是童年最好的“饮料”。

常言道，靠山吃山，从清朝晚期村中首先发现山里有煤的先辈上山挖煤谋生开始，到改革开放初期，全村的乡亲们基本上全靠山里的煤炭赖以生存。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周边煤矿的大量开采，山上和山下部分地面沉降，多处村民住宅出现裂缝，成为危房，县委县政府按照国家矿山沉降区相关政策，将全村住户整体搬迁至20公里以外的平川地带。人去村空，但故乡的山，在我的心里，早已不是山，而是亲人般难以忘却的一抹乡愁。

山若有情山亦老。近年，每当再回故乡，满目尽是沧桑。不知山石也有情，只因未曾山中住。岁月匆匆，多少个曾经成了过往，在山上度过童年、少年的欢乐时光成了美好的回忆。只有山腰草丛中盛开的几株火红的山丹丹花，仿佛久别相见后老父亲慈善的笑容，才会给我惆怅的情绪增添几分慰藉。

（作者单位：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朔州矿业公司）

由退役军人事务部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司推荐